

拖拉机站站長和總農藝師

迦林娜·尼古拉耶娃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拖拉机站站長和總農藝師

迦林娜·尼古拉耶娃著

草 嬰 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這是在克里姆林宮的農業先進生產者的會議上。

又深又高的大廳裏擠滿了人。一根根挨牆高柱，稜線分明，擎托着拱形的天花板。從天花板和柱頂的每個交接處放射出刷亮而又調勻的電燈光，使那從狹長深幽的窗子裏透進來的日光，也顯得黯然失色。在拱形的圓頂下，弧光燈的強光一道道縱橫交錯。座位之間的過道裏，電影攝影師和攝影記者們在拿着攝影機，蹣手蹣腳地跑來跑去。講台後壁龕裏的列寧全身巨像，好像在向會場邁步走來。不論什麼人一走上講台，總是先迎面向他走去。好多人上台的時候步伐很穩健，因為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上去，而且覺得是有充分權利的。

“同志們，我想來談談馬鈴薯收割的機械化問題……”葉菲莫娃說。她是一個著名的蔬菜集體農莊的主席，身體有些笨重，頭上包着一條羊毛圍巾。在場的人中有好多熟悉她的身世和個性，甚至還知道她愛用的一個詞兒“絕對當然”。“馬鈴薯收割的機械化——這，‘絕對當然’是個‘巨大重要’的問題！”她用她那種慣常的均勻而莊嚴的音調說。“如今我們的收穫增加了一倍，可是沒工具收割！我就去找部長。我說：‘伊凡·阿列山大羅維奇，不管怎樣，你得幫幫忙！給我們一架康拜因！’他就給了我們一架收穫馬鈴薯的康拜因。可是這

架康拜因是不完美的！廠長同志們，工程師同志們，設計師同志們！收起馬鈴薯來有十分之三四漏掉，弄得滿地狼藉。難道這樣的東西也能算是機器嗎？誰要這種東西呢，誰要呢？！……”

等葉菲莫娃談完了這個使設計師們大傷腦筋的問題之後，主席就請茹拉文諾拖拉機站站長恰里科夫發言。一個脖子像小孩般細長、兩頰紅潤的小伙子，匆匆地走上講台。到會的人誰也不認識他，他的名字和他那個拖拉機站的名称，大家也還是第一次聽到。

“自從蘇共中央九月全會之後，我們茹拉文諾拖拉機站總是完成或超額完成……”小伙子口吃了一下，但馬上就改正說：“我們茹拉文諾拖拉機站，也像其他成千個拖拉機站和億萬蘇聯人民一樣，發揮了更高的熱情，參加全民的建設事業，每旬都完成或超額完成了計劃和任務。如果折成熟耕地來計算……”

在前面幾位作了老練的發言之後，如果再來這麼些一般性的話兒，那就很不合適了。因此好多人都有些擔心。

大家全知道葉菲莫娃和先她發言的那幾位，都是經歷了怎樣的道路，才走到克里姆林宮的講台上來的。可是，這個嫩臉蛋兒還沒有定型、發言直像背書的小伙子，是經歷了怎樣的道路走上這座講台的呢？……

當發言人講完一般性的話，開始一鼓作氣脫口說出一大堆公頃、公担和百分比的數目來時，主席就按按鈴說：

“百分比當然很重要！但您還是給我們講講事情的本質

吧！講講你們的小麥怎麼能在乾旱的年末比鄰近幾個拖拉機站多收一倍的。”

“我們的拖拉機站確實是比全區多收穫了將近一倍。事情是這樣的……”小伙子仍舊用原來那種急促的音調說，但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了。

他的目光停留在遠處的什麼東西上。細長的脖子抽搐了一下……

“事情是這樣的……”他重複了一遍，又停住了。

沉默延續了好一陣。小伙子的目光彷彿在找尋出路：一會兒射到長方形大廳的高牆上，一會兒又轉到一排排伸展到大廳深處的座位上……會場裏是一片期待的沉默……

“事情是這樣的……”發言人好像一張損壞的唱片，機械地重複了第三遍。

“恰里科夫同志沒準備發言，是我們要求他講幾句的，”主席連忙向聽眾解釋，想給發言人打破僵局，接着又向他扭過頭去用鼓勵的口吻說：“您只要給我們講講，你們的成績是怎樣取得的。講講你們是怎麼幹的。是什麼鼓舞了你們的拖拉機站的？”為了想幫助這位發言人，他甚至舉起雙臂，好像舉起一副無形的重擔。

小伙子的臉漲紅了。他雙腳交替，搖擺地踏着，好容易從嘴裏擠出兩個詞兒來：

“鼓舞……我們的……”

接着又沉默起來，而且這一次的沉默像是再沒有希望打破了。他在四面射來的弧光燈的照耀下，面紅耳赤，神色慌

張，在成千人的眼前，感到難堪。幾個不識相的電影攝影師，还用攝影機對準着他。他的腦袋和按在講台上的雙手癱攣得那末厲害，手掌簡直像膠住在那裏，再也無法脫離了。坐在主席台上的葉菲莫娃對他瞧了一眼，好心地笑起來了，笑得很有趣。會場裏的人們也笑開了。

“是——的！……”主席笑迷迷地說，但竭力克制着笑容。“看來，您這個人做事比說話能幹……好吧……這總比會說不會作要好多了！……”

而那個小伙子呢，終於“脫離”講台，用一種絕望的姿勢擺擺手，一言不發地走下台來了。

這場發言開頭那末流暢順利，如今竟出乎意外地結束，這又引得聽眾都忍不住笑起來了。小伙子迎着弧光燈和幾個兴致勃勃的攝影記者，在笑聲和掌聲中慢慢地走向自己的座位。

伴送他的一片笑聲，並不含有侮辱的意味，而是友好的，甚至是充滿同情的。好多人在這一瞬間想起了自己早年的青春和第一次作重要發言時的窘態。他的心情，大家都了解，沒人非難他；如今，當大家從主席的話裏知道了他的工作成績之後，好多人甚至感到高興，因為知道他不是——個空談家，而開頭那幾句流利的發言確是費了他極大的氣力的。

大家笑過了，也就把這個插曲忘記了。

這次會議開完後過了幾天，我離開了莫斯科。在車上，同室的只有一個人；說得更正確些，只有一個背影，一動不動，一聲不響，身上蓋着一件厚呢大衣。

我喝了杯茶，舖床睡覺，車廂裏始終沒有一點聲音，只有我那同室旅客头上的網袋裏，有三個啤酒瓶按着列車的節拍勻調地碰擊出叮叮噹噹的响声。

深夜裏，那個背影忽然露出生命的跡象來了。

我的旅伴先是輕輕地咳了一聲，嘆了一口氣，然後清楚地低聲說：

“唉，糟糕！……哦，糟透了……”稍微停了停，又反駁自己說：“不……很好……”最後，他又用同樣的低語結束說：“也很好，也很糟……”

我咳了一聲，扭亮電燈。他轉過身來，我就面對面地看到了那個倒楣演說家的清澈的藍眼睛和柔軟的長睫毛。

他嘆了一口氣，坐起身來。

我感到驚奇的是他臉上那種古怪的複雜表情：又是愉快的決心，又是那種萬念俱灰的人的絕望神色，又是發自內心的痛苦，又是对這種痛苦半帶幽默的態度。此外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他的上半部面孔，生有一對深思默想的大眼睛和少女式的長睫毛，顯得過分柔軟和女性化；但這個印象似乎又被下半部面孔的剛毅所平衡了：下巴富有意志力，嘴巴闊大，線條清楚。他微笑時也很漂亮；其實，與其說微笑不如說嘲笑更加確當。那是一種快樂活潑、略帶諷刺的嘲笑，只有聰明睿智而又勇敢樂天的人，才會對自己和自己困難的處境作這樣的嘲笑……

人們有時會對一個萍水相逢的旅伴傾吐連對最知己的朋友都不曾提過的心事。不知是旅途之夜的靜寂利於談話呢，還

是我那位旅伴的感情过分充沛，不得不通过語言流露出來，好像鹽从太濃的鹽溶液裏沉下來那樣，——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但在那一夜裏，我的面前畢竟是展開了一個由幾個人物錯綜交織起來的故事。

“此刻我一切都清楚了，不過徹底弄明白，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我的旅伴这样開了頭。“當時……在講台上……一切都一下子在我的眼前浮了起來……前前後後的事都聯在一處了……當時我看到了事情的全貌……但真正了解……，可又過了一些時候……，不過，我要把我當時的看法先告訴您……”

看來，他唯恐我的話和動作會打斷他那熱烈的回憶的奔流，因此在開始講之前，先把身體从正對我的方向略微轉到車窗那面去，好像他不是講給我聽，而是講給玻璃窗聽。那車窗玻璃一會兒烏黑發亮，一會兒又被飛馳而過的車站上的燈光劃破了……

“我在農業機器製造專科學校畢了業……因為學習成績優良，本來又做過拖拉機手，就被分派去當拖拉機站站長……在學習時我什麼事都搞過：朗誦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听好，後代同志們！’^①，演唱我幹麼不是一頭雄鷹，而且还在全市混合足球隊裏擔任左中衛……而主要是，我那時信心十足，以為學習一完畢，立刻就會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勞動奇蹟、表現出英雄

① 馬雅可夫斯基長詩大聲疾呼裏的詩句。

的行為來。可是在茹拉文諾拖拉機站裏，就是我被分派去工作的那個地方，卻不需要任何英雄行為。我們那兒的草原是種穀物的，區裏的幾個拖拉機站分佈在遼闊的草原上，全都不壞，全都‘並肩前進’着。我們的拖拉機站也沒有落在人家之後！合同年年都能履行，燃料年年都在節省，並且還得到省裏的好評……一句話，沒有任何必要條件，好讓我去表現英雄行為。（我的旅伴嘿的冷笑了一聲）。當然囉，我們也有困難，也有落後的集體農莊，但試問哪兒沒有這些個呢？我的同志們都幫助我克服這些困難，因為我當時在拖拉機站裏還是一把新手。而我們那兒的人又都是挺有意思的。負責黨的領導工作的，是那個跟我同年齡的費嘉。五年前他還是一個拖拉機手，但在这幾年中躡了上去，好像向日葵躡過籬笆一般。在黨校畢業後，他對黨的工作有了很大的熱情，彷彿天生就是這樣似的。

“他剛來的時候，茹拉文諾拖拉機站比鄰近幾個拖拉機站落後，當時的站長能力很弱。費嘉就跟總工程師一起，設法使我們的拖拉機站追上鄰近的幾個站。至於說到做理論方面的報告，費嘉可說是全區第一。

“他的青春和不妙的外表，常常使他煩惱。更確切地說，他的外表實在長得太妙：他是我們那兒的‘俄羅斯型的美男子’，皮膚白裏透紅，亞麻色的頭髮又鬆又曲。

“有時，他聲色俱厲地作着國際形勢的報告，可是那些女拖拉機手听了報告，並不提什麼問題，却低低地對他唱着：‘小伙子年紀輕輕，身上穿件藍色襯衣，實在漂亮透頂！……’但他

是个素性嚴肅、心志堅定的人，听了又气又惱。

“‘嘿，我这个外表真要命！’他說。‘簡直像管倉庫的凡恩卡⊖……一个人的形式和内容也会發生那麼大的矛盾……我的紅面頰真叫人够受！……’

“我們的總農藝師，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維奇呢，是个年老的實踐家，烏克蘭移民出身。很久以前，有些烏克蘭貧農移居到我們那一帶……當時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維奇还是个小孩子，但却在我們的草原上盖了第一所泥房子，如今呢，他已經有了一座全區聞名的花園和一大羣兒孫了。他自己長得矮矮胖胖，滿面紅光；妻子陀瑪莎也是矮矮胖胖，滿面紅光。他身边有一打孫兒圍繞着，个个都長得肥头胖頰，他一古腦兒都把他們叫作‘西瓜’……

“不过，在我們的拖拉機站裏，最有趣的人物恐怕要算代理總工程師阿尔卡琪·彼得羅維奇·弗爾尚諾夫了。

“他沒有受過專門教育，但曾經當過車間主任和工廠廠長！不論什麼機器都懂，不論什麼交通工具都會駕駛——從飛機到火車。打槍賽過神槍手，一槍就能把飛鳥從雲端打下來，好像從壁櫥架上打下一隻茶杯一樣！

“他在戰時因疲勞過度，健康受到損害，得了些病。醫生都勸他到草原地帶去過安靜的生活。這樣，他就來到了我們的地方。

“我被派到茹拉文諾來的時候，省裏還這麼對我說：

⊖ 俄羅斯民黨裏的美男子。

“你們的拖拉機站裏有這樣的一個人物，有這樣的總工程師，這是你們的幸福！”

“頭一次看到他那瘦長的身材、凹陷的胸脯、鷹嘴鼻的側面、從受過傷的粗眉毛下窺視人的目光和他那隻黑色的煙斗，我心裏就想：‘哦，一頭老鷹落在茹拉文諾拖拉機站上啦！’

“他關於自己的生活講得很多。

“我有兩樁倒楣事。”他說。‘第一樁就是病，第二樁就是我原來的首長……這兩樁倒楣事，促使我不得不在生命接近末日的時候來到這兒，來到這個草原療養地！但這個草原世界可真稱我的心。何況周圍百公里之內，就只有你這麼一個首長，阿廖沙！當初我等着新站長，心裏可真焦急：不知道派來的是個怎樣的站長？但一看到你，就馬上明白，你是個好人兒！咱們合得來的！’

“說句老實話，他又會生活又會工作！太太是個美人兒，房子漂亮得驚人。他還有兩支獵槍，一頭得過獎的獵狗。家裏弄得有條不紊，秩序井然，做起事來也是那樣。修理工作總是比人家早完畢，哪怕只早兩三天。他是區裏第一個採用專業修理法的人。不錯，這部件還不是完全的部件……不過，在我們的條件下……正像他所說的：‘重要的不在於細節，而在於方向……’

“我在農機專科學校畢業，成績優良，但卻缺乏實際工作的經驗。阿爾卡琪一開頭就幫助我……真幫忙！總是在節骨眼上，總是悄悄地不讓別人知道……不論在業務上，不論在紀律問題上！

“我們那兒，譬如說，有一對寶貝——斯丹卡和溫卡。

“斯丹卡皮膚淺黑，面孔醜醜，兩隻小眼睛又尖銳又警惕。看人好像在暗中窺探，坐着好像在打埋伏，——拱着背，聳着肩胛，而他那顆小小的腦袋老是在細長的脖子上轉个不停！……溫卡又是一種姿態。漂亮，乾淨。你責備他各種越軌行動時，他却快快活活，甚至怀着贊許的態度看着你。‘你呀，實在是個聰明人，說話真得體……我也是個聰明人，你的行為我了解，並且完全贊成！我要是處在你的地位，也會說出這種話來的！’他贊許地听完我的話後，高高兴兴地回答一切問題，一走開去，便又一意胡搞！……一會兒他們運幾車西瓜到諾伏西比爾斯克去賣，一會兒又去採辦木材……一年到头都不知在哪兒亂逛，但臨到播種前夕——对不起！他們跑來掙大錢來了！……你想不要他們……又辦不到，因為我們那兒機工實在缺乏……而且他們做工作，憑良心說，倒也不是最差的。

“這一對寶貝不賣任何人的帳。整個拖拉機站裏只有一個人能對付他們，那就是阿爾卡琪……他的話句句都聽，而且心悅誠服。

“是的……兩個都承認他確實比他們高明。因此，我一碰上困難，就去找他……

“從他，從阿爾卡琪身上，我學會怎樣在我們的草原上生活得有趣味。我有時因事進城去，城裏的農業科裏，別人家的農藝師都揮舞着文卷跑來跑去。而我卻容光煥發，信心十足，大搖大擺地走着！我的拖拉機站在省裏很受重視，我有一萬五千公頃土地，光是拖拉機就有百來台，又有一輛小汽車，一

匹純種快馬。家裏還掛着親自打來的五張狼皮。所有這一切怎能不教人驕傲呢？

“我們的生活真是一日千里……”

“白天可能整天在拖拉機站裏忙碌，但一到晚上——不是去打獵，就是到湖上去釣魚，再不然就是大夥兒捫到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維奇的花園裏去。於是陀瑪莎擺起椅子來，他們那些‘西瓜’就從四面八方滾攏來。周圍是一片草原，萬籟無聲……我們離車站很遠，離鐵路也很遠……周圍除了草原，什麼也沒有……”

講故事的人沉思起來了。他慢慢地抬起他那少女式的長睫毛，瞧了我一眼。

“您曉得我們的草原嗎？……它好像搖籃，會催人睡眠的。走出戶外，草原上麥浪泱泱，天空中浮雲飄飄……此外就再也看不到什麼了……偶然跑過一隻狐狸，連牠也不慌不忙……而且還會站住，從頭到腳地打量你……鶴在草原上抬起身來，用一隻腳站着，就會一直這樣站下去，——連腳也忘記換了！空氣是那麼充足，彷彿會自動流進你的身體裏去，而你就會被這種空氣所陶醉……一切煩惱都會飛到九霄雲外……你的心裏只留下一片平靜……哦，草原上實在靜得厲害！我在草原上過慣了。身體發胖了，連個兒也高了些。您不要奇怪……我這是以後……瘦下來的……老實說，在那個時候我也常常受到矛盾思想的侵襲。我想，美好的青春在逝去，但我呢，不要說創造什麼奇蹟，就連重大的事件，強烈的感情和深刻的體驗都沒有經歷過——什麼也沒有……”

“在工作時和打獵時我從沒想到這些個。只是有時跟阿尔卡琪打好獵，黃昏頭坐車回家，中途經過火車站，遇到莫斯科來的列車正巧在駛近車站，機車在噴着氣，乘客們在跑來跑去時，我們的無線電員柯斯嘉就會趁列車進站的當兒，開足擴音器，嘹亮地播送着唱片。

“他所愛好的唱片是在熱鬧的舞會中[⊙]。

“我和阿尔卡琪常常走到車站上的販賣亭，要一杯啤酒，站下來，瞧一陣。

“我得告訴您，我們那兒的土壤是栗色土和黏土。地面全部是黃焦焦的，地上升起來的灰塵，也像一根根黃色的柱子。房子都是用同樣的黏土砌成的，不加粉刷，保持着天然的土色……一匹駱駝從農業供應處的矮牆後面探出頭來眺望列車，牠的頭也是那種顏色，彷彿用黏土塑成似的……更巧的是販賣啤酒的亭子也漆成灰黃色，還有那每逢列車到站總要跑出來在販賣亭旁等香腸皮吃的狗兒希瑪，也是駱駝毛的顏色！你嘴裏喝着啤酒（該死，連啤酒也是土黃色的！），心裏會想：‘討厭的土黃色，去你的吧！’

“在所有這些東西之上，豎立着土黃色的塵柱，而在塵柱之上飄揚着歌聲，那歌聲跟我們的小站實在不調和，跟我們那兒的任何東西也都不相稱：

在熱鬧的舞會中

我偶然看到你，

但秘密……

⊙ 俄國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曲。

“歌声像是从另一个行星裏飛來的：神祕而嘹亮，一下就盖过了所有的喧嘩，它抖動着，奔騰着，彷彿是从难以克制的感情中迸發出來的。於是你也会忽然渴望……这种难以克制的感情……和那种潛藏在心头的‘祕密’……”

我的旅伴停下來喘了一口气，然後用自己特別的笑容笑了笑，繼續說：

“对了……有一次，我听拖拉机手們說，伏洛契兴諾拖拉机站（那是在我們的鄰近）來了一个女農藝師，漂亮得簡直叫人連电影也不必看了。不久我跟費嘉因为競賽的事，去到那个鄰近的拖拉机站。到了那兒，連办公处都認不出了：全部刷得雪白，擦得乾乾淨淨，油漆一新。站長魯卡奇穿着節日穿的三件头西裝^①，坐在自己的办公室裏，旁边还坐着一位姑娘。分開來瞧瞧，她的身上倒也沒啥特別美麗的地方，但整个看來——你準会弄不懂，在这張小小的臉蛋上怎能如此緊湊調和地集中着各种不同的美！眼睫毛並不長，但不知怎的每一根都看得出，而且每一根都彎彎曲曲，每一根的样子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頭髮並不太密，但像水波一样非常自然。嘴唇的样子滿別致，使你看了正面已够驚奇，却还忍不住想看看側面——想知道一下，从側面看上去又是个什麼样兒。魯卡奇沒有給我們介紹，但等她出去之後，他用下巴指指門說：

“看見了嗎？……”

“而他那副打量我們的神气，彷彿她是他親手設計並且在

① 襖上裝、褲子和背心。

自己的拖拉機站修理廠裏製造出來似的。

“‘拖拉機手們，’他說，‘逼我在辦公室裏裝了一隻洗臉盆。如今天天要用掉六百五十公分肥皂！’

“我跟費嘉從此常常到伏洛契興諾去。林娜·里伏夫娜使我們吃驚的，不僅是她的美麗，而且還有她那看風使舵的本領。工作還不滿一月，她已經知道第一書記很固執，碰到沒有把握的場合，就得採取迂迴包抄的手法，打第二書記那兒拐個彎兒。她知道星星集體農莊主席是個老頑固，要使他軟化只有一個辦法——跟他談談他那個當潛水艇指揮員的兒子。不論打報告，不論訂合同——到她手裏就萬事亨通。在家裏拿起吉他，一面彈一面唱着‘會面的時刻，離別的痛苦……’纖長的手指彷彿不是在撥弄琴絃，而是在撥弄你渾身的骨頭。她一下子就習慣了我們的草原生活！我們缺乏的正是這樣的女人！一到晚上，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她那兒去。費嘉躲開了，但我還是要跑去。名義上總是去查對競賽……不過，我發覺費嘉開始在皺眉頭；有一次他終於對我說：

“‘你對競賽的興趣，我從黨的立場表示歡迎。不過，我覺得每星期坐汽車趕上四十公里路程，卻沒有必要。而主要的是兩個拖拉機站都在取笑這樣的競賽。你是不是應該考慮到你是拖拉機站的領導人？我呢，’他說，‘我也考慮到自己是黨組織的領導人？我呢，’他說，‘可不去！’

“我被他說得無地容身，而阿爾卡琪听着，就哈哈大笑。

“‘朋友們，慢着！’他說。‘不久我們也會有一個自己的女農藝師，比伏洛契興諾的更出色。’

“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維奇在我們那兒是個優秀的實踐家，但他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他早就請求專做育種工作了。我們等待着新的農藝師，直到最後省裏來了電話：‘你們去迎接一下！大學畢業女生，剛從學校裏出來的！先讓她熟悉一下情況，然後再跟原來的總農藝師辦理移交。’

“我跟費嘉給她準備了一個房間。我們打上新領帶，跑去迎接。阿尔卡琪也去了。車上下來了幾個人，但是是一個對頭的也沒有。月台上只站着一個四五十歲的婦女跟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那個女孩子睜大眼睛向周圍張望着，彷彿她的目光在期待什麼立刻就要發生的怪事，引得我跟費嘉也向四周環顧了一下——她在我們的身後看到什麼了呀？——接着我們向她瞧了瞧。她，除了這種古怪的目光之外，純粹是個平平常常的女孩子——灰色的短大衣下露出青色的滑雪褲，頭上戴着絨線帽，顴骨高聳，面孔很討人喜歡，兩條小辮子盤在腦後，辮梢用黑緞帶紮在鬢角。天曉得——原來她就是新來的總農藝師！而那個四五十歲的女人，只是她偶然碰到的旅伴罷了。

“我們把她安頓在宿舍裏，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初次的見面並不如意。走到門口，阿尔卡琪就說：

“‘朋友們，你們瞧瞧，我的背上長出什麼東西來了？當她望着我的時候，我有這樣的感覺，彷彿我的背上不是長出了一座駝峯，就是生出了一對翅膀！’

“在拖拉機站裏，她使大家都有些失望。伊格拿特·伊格拿托維奇在我們那兒很受人尊敬，如今來接替他工作的，却是